

# 上海史研究



上海史研究

K295.1/17

北

K295.1/17

# 上海史研究

王鹏程

郑祖安

卢汉超著

譙枢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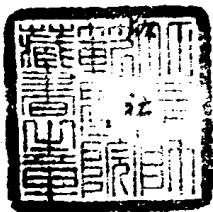
杨其民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944710

学林



944710

责任编辑：陈政文  
封面设计：许明耀

## 上海史研究

---

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 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.25 插页 2 字数 145,000

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4,300册

---

书号 11259·002 定价 0.75元

## 前 言

《上海史研究》，是我所研究人员的一本论文集，共收论文九篇，考证了古代上海疆域沿革，论述了明代上海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，探讨了近代上海都市的形成与发展，并对上海租界这个怪胎作了剖析。从上海史纵的发展来看，虽非全貌，但大体尚可自成专题，见其一斑，故辑成一集出版。

近年来，地方史的研究工作渐为人们所注意，特别是对上海这样一个城市的研究，更为中外所瞩目。上海经历过错综复杂的发展道路，研究它的疆域沿革、政治演变、经济发展、社会变迁、文化演进等各方面的历史情况，鉴古知今，对于上海明天的发展，必将有所助益。我国有修志的传统，在中断了数十年之后，现在正在重新兴起。上海十县的修志工作亦已相继着手。修志偏重于地方资料的积累与记载，编史与专题研究，则重在探讨规律。史志并行，庶几得其全局。近年来多有地方史专著的出版，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。我们从事上海史的研究，也期望由专题而专史，而

地方通史，以反映上海历史的全貌。各项专题研究均所必要，以期涓滴之归于大海。

本集所收九篇文章，就是专题研究之作，其中个别曾在杂志上发表，大多为新作。野人献芹，敬待批评。

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

一九八三年三月

## 目 录

前 言	( 1 )
上海地区疆域沿革考	譙枢铭( 1 )
古娄县考略	杨其民( 20 )
青龙镇的盛衰与上海的兴起	譙枢铭( 37 )
松江府在明代的历史地位	王鹏程( 51 )
上海旧县城	郑祖安( 77 )
“上海土地章程”研究	卢汉超(100)
论上海工部局与北京公使团的矛盾	卢汉超(146)
近代上海都市的形成	
——一八四三年至一九一四年上海城市发展述略	
.....	郑祖安(171)
国民党政府“大上海计划”始末	郑祖安(208)

DC 34/09

# 上海地区疆域沿革考

譙 枢 铭

据考古发现,上海地区的历史,远及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;按文献记载,也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。但因历时久远,文献残缺,秦汉时代几不可考,隋唐时代也仅能沿地域范围寻踪索迹,窥其概略,宋元以下才有方志可据。但是旧志关于疆域沿革的记载,有的过于简略,如上海的第一部专志——弘治《上海志》,只寥寥百余字,实难以窥其全貌;有的以讹传讹,难于置信。以致上自春秋,下迄民国,遗留问题颇多。如春秋吴越在上海地区的疆界、秦汉代上海地区的归属、南朝梁陈所置前京县的故地所在,等等问题,有的在五十年代,曾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探讨;有的至今尚无人涉及。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进行一些探讨。

## 一、春秋吴越在上海地区的疆界

上海地区在春秋时代究属吴国抑为越境?旧志的所谓

“春秋为吴，吴灭为越”之说，几乎已成定论。但是，仔细研究，又难免令人产生疑问。古称云间为“吴越之会”，云间为上海淞南地区的古称，吴越两国在淞南何处交会？上海地区现有一市十县，除了孤悬长江口的崇明县，有淞南、淞北两大部分。淞北嘉定、宝山二县，原来分自昆山，旧属苏州管辖，春秋为吴境似无问题；淞南一市七县原属松江地区，此前曾为华亭一县之境。华亭县设于唐天宝十年（七五一年），《新唐书》及《太平寰宇记》说，华亭本属嘉兴县地，《舆地广记》则说属昆山县地，而《元和郡县志》却认为“割昆山南境，嘉兴东境，海盐北境”所置。因华亭县境确与三县相接，故后说已为世人所确认。我们认为，要探讨春秋吴越两国在上海淞南的疆界，就不能不研究一下昆山、嘉定、海盐三县在春秋时的归属问题。

春秋时，昆山县为嚳城，是吴国的嚳田之区。《越绝书·吴地传》说：“地门外塘波洋中世子塘者，故曰王世子造以为田，塘去县二十五里。”所谓地门，是指吴城东南的蛇门。《吴越春秋》说：“立蛇门者，以象地户。”地门外多湖沼，宜于通沟灌田以种稻，此种耕作方法称作嚳。后来秦在此设为嚳县。据明万历《昆山县志》载：“秦置嚳县，属会稽郡”并引《叶子强题名记》云：“昆山，秦嚳邑也。”按今嘉定县有嚳城乡，疑为古县治。”汉改嚳为娄，以其地有娄江故。亦即《汉书·地理志》所载：“娄县”注有“南武城，阖闾起以候越。”据此注可知，娄县的南武城是越军入侵时吴兵退守的防城，其地属于吴境自无可疑。娄县直到南朝梁大同年间才另设为昆山县。



海盐县，据明《海盐图经》载：“海盐故越地也。”《水经注》也载：“谷水之右有马嗥城，东出五十里有武原乡，故越地也，秦于其地置海盐县。”马嗥城曾系海盐县治之所，原是“吴王夫差伐越，道逢大风，车败马失，骑士堕死，匹马啼嗥”之地。《越绝书》也有“海盐县始为武原乡”的记载，其实这是汉代撰书者的错误，海盐县初治并不在武原乡，而在华亭乡之柘林，唐陆广微《吴地记》和明《海盐图经》都辨之甚详。是秦时柘林陷为柘湖之后，县治才移至武原乡的。华亭乡柘林曾为海盐县初治之所，是华亭乡在春秋时曾为海盐县境之一证。明《海盐图经》又有：“闻之长老云，今华亭南门有甃井石刻海盐县字，至今未泐，松治城之为海盐，尤证也。”柘林今属奉贤县，奉贤县古亦为海盐县境；金山县更属古海盐之东北隅，南朝萧梁曾析为胥浦县，亦即今金山县之胥浦乡。故此可知，今松江县、奉贤县、金山县之全部或大部，在春秋时都属海盐境，亦均为越地。

嘉兴县在秦汉为由拳，春秋为长水。据元至元《嘉禾志》载：“周敬王六年置长水县”。《太平寰宇记》说：“秦改长水为由拳的原因是：秦始皇东游至长水，闻土人谣曰：‘水市出天子，从此过，见人乘舟交易，应其谣，改曰由拳。’”何称“由拳”？据干宝《搜神记》说：“望气者云：‘五百年后江东有天子起’，始皇至令囚徒十万掘汙其地，囚倦并走，因号囚倦。”掘汙其地，以破水市出天子之谣，因囚徒倦走，遂名其地为囚倦，后人讹传其音为由拳。直至汉末三国吴赤乌年间，始改名为嘉兴。据《三国志·吴志》载：黄龙三年（二一一年）由拳县野稻自生，以为瑞兆，因改由拳县为禾兴县；至赤乌

五年(二四二年)春正月立(孙权)子和为太子,为避音讳,又改禾兴为嘉兴。春秋吴越之间,如果在上海地区有一条疆界线,有否可能就在嘉兴故县境内呢?

据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载:“平江府(今苏州)春秋吴国之郡也。其南百四十里与越分境。”他所指的地方,就是今嘉兴县的槁李故址。《舆地广记》亦以槁李为吴之南境。他们所根据的,大概都是依据《左传》:“定公十四年(公元前四九六年)吴伐越,越王勾践御之,阵于槁李”的记载。这也说明槁李为越境。《越绝书·吴地传》说:“柴辟亭到语儿、就(槁)李,吴侵以为战地。”槁李本属越地,为吴所侵入,才成为战场。语儿即御儿,《舆地广记》有:“有语儿水,亦曰御儿,越之北境也。”嘉兴县的御儿乡,后在五代时立为崇德县。柴辟亭,据元至元《嘉禾志》载:“故由拳县治也。”它在何处?有两种不同的说法,《青浦县志》说在今青浦县境,已陷为泖湖,“俗传泖中风息云开,衢登井栏皆见,盖由拳故地。”《海宁县志》则说:“由拳旧治在夹谷,即今硤石。”二志皆缺时间上的考证。这也许并不矛盾,即由拳故城陷入泖湖之后,又南迁硤石。《越绝书·吴地传》还说:“吴古故从由拳辟塞,度会夷、奏山阴。辟塞者,吴备候塞也。”由此也可见由拳是从吴去越的要道,并在此筑有防备越国进袭的城垒。这些记载都说明吴越两国的边境,即吴之南境,越之北境,是在嘉兴、古由拳县境内。而由拳县境的绝大部分,在和平时期为越国所有。两国发生争端时,吴国才侵入从柴辟亭到槁李、语儿一带,使之成为战场。

哀公元年(公元前四九四年)吴王夫差为报槁李之怨,

出兵伐越。据《左传》载：“吴王夫差败之夫椒，报槁李也，遂入越。”这次战争，改变了吴越的地图。越国成为战败国，勾践栖于会稽，行成于吴，群臣祖践于浙江之上。此时，浙江成为两国的分境处。吴王封地百里于越，《国语》说：“广运百里，是吴尽取浙西之地，而仅以会稽百里更封之。”是时，浙西才暂入吴境。两年后，勾践被释放回国，厚献吴王夫差，赂遗吴臣，使吴王大悦，又赐书增封。据《吴越春秋》说：“增封之地，东至句甬，西至槁李，南至姑末，北至平原，纵横八百里。”范成大《吴郡志》也说：“举今四明三衢、嘉兴等地悉以予越。”于是，浙西又入越之版图。由是观之，浙西包括今上海淞南的大部分地方，长期均为越境，仅约二年的短时间为吴所据。此后，一直到哀公二十二年（公元前四七五年）越灭吴，吴全境均入于越。因此，笼统地认为上海地区淞南的市县“春秋属吴”，恐非为当。

## 二、秦汉两代上海地区的归属

关于上海地区在秦汉两代的归属问题，旧志所载也多失误，如各志多载“属会稽郡娄县”。既然已据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志》得知华亭县系析昆山、嘉兴、海盐三县地而成，就不应单归之娄县。据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：“秦并天下，置郡县，于吴越故地置会稽郡”。时会稽领县二十四，其中应有嚈、由拳、海盐，亦即上海地区于秦代分属三县所有。

汉初，上海地区的归属变化频繁，各旧志皆未详载。据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说，高祖三年（公元前二〇四年）“项羽自

立为西楚霸王，王梁、楚地九郡”按《秦汉诸侯疆域志》会稽郡为霸王九郡之一，上海地区亦应在其中。高祖五年（公元前二〇二年）汉将军灌婴定会稽，会稽郡治吴，领县二十四，仍有嚠（姿）、由拳、海盐。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载，是年高祖令曰：“齐王韩信习楚风俗，徙为楚王”。韩信得楚九郡之六，即：会稽、东阳、鄞、泗水、薛及郟城。翌年，疑韩信谋反，因而执之，更立从兄刘贾为荆王，都于吴。刘贾王于吴，何称荆王？《史记》“索隐”引虞喜的解释说：“总言吴，别言荆者，以命国也。今西南有荆山，在阳羨界，贾封吴地而号荆王，指取此义。”上海地区遂入于荆国。高祖十一年（公元前一九六年）淮南王英布反，东侵荆国，荆王刘贾逃到富陵被杀。高祖亲率大军平定了英布之乱。次年以刘贾无后，立兄仲之子刘濞为吴王，治广陵（今扬州）。刘濞立后二十一年曾东渡到吴，巡视十日而返。当时，上海地区东南部已“海滨广斥，盐田相望”。故《史记·吴王濞列传》云：“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（盗）铸钱，煮海水为盐，以故无赋，国用富饶。”这也是上海地区早期经济发展的一个佐证。据《太平寰宇记》载：“刘濞置司盐校尉，居海盐之马啜城，以监煮海擅盐利。”至景帝三年（公元前一五四年）御史大夫晁错上书请削吴封地，遂下令削吴之豫章、会稽二郡。削书到，吴王濞乃纠集七国一同举兵反汉。七国之乱，凡三月平息，遂徙汝南王刘非王吴故地，为江都王。会稽郡是否曾属江都国，文献有两种不同的记载：《资治通鉴》认为会稽郡仍为江都国，国除后始还郡；旧志则引《会稽典录》说：“濞反诛，乃复为郡，治于吴。”按七国叛乱之前，已削吴之豫章、会稽二郡，故称江都而不称吴，

于是吴地不再为江都国域。顾祖禹《读史方輿纪要》亦云：“景帝三年复为会稽郡。”如此论可靠，则上海地区不曾属江都所有。武帝元鼎五年(公元前一一二年)平东越，以其地并入会稽郡，领县增到二十六个，上海地区为其东南一隅。至新莽时，大改郡县名称，一度改嚠县为娄治，改海盐为展武。西汉一代的上海地区，虽然有时为郡，有时为国，但其郡县归属不变，仍属会稽郡的娄、由拳、海盐三县地。

上海地区属郡的改变，是在东汉永建四年(一二九年)以浙江中分会稽郡，浙东仍为会稽，浙西为吴郡。分治的原因，据《水经注》说：“阳羨周嘉上书，以县远赴会难，求得分治。”而陆广微的《吴地记》则说：“有山阴人殷重献策于帝，请分江置两浙”，《会稽典录》又说是：“会稽刘府君上书也。”不知那个说得对。分治之后，吴郡领县十三，娄、由拳、海盐均属之，亦即上海地区从此划入吴郡。大概就在这段时间，海盐县治的武原乡又陷为湖，是为当湖(在今平湖县)，海盐县治再移至故邑山，《新唐书》则称之为故县山。

汉末，江东为孙权所据。上海地区已成为江东重要的粮赋之区，开始进入早期发展阶段。据《三国志·吴志·朱治传》：于献帝建安四年(一九九年)朱治随孙策征伐，吴郡太守许贡拒之于由拳，治与战大破之，遂入吴郡领太守事。建安五年(二〇〇年)曹操表孙权为讨虏将军、会稽太守。其时孙权有会稽、吴、丹阳、豫章四郡。建安七年(二〇二年)孙权表朱治为(九真)[吴郡]太守。行扶义将军，割娄、由拳、无锡、毗陵(今常州)为俸邑。又据《三国志·吴志·陆逊传》：建安二十四年(二一九年)陆逊以破荆州关羽有功，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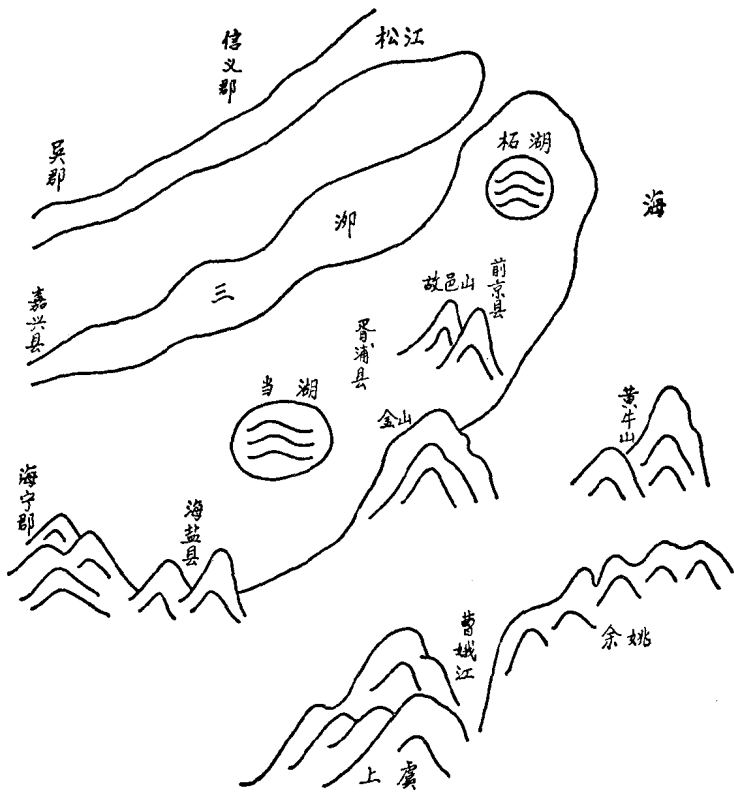
宜都太守，拜抚边将军，封华亭侯。在此以前，仅见华亭乡名。汉制十乡为亭，十亭为县，可见这时华亭已有了发展。翌年，孙权又以陆逊为征西将军，进封娄侯，即由乡侯升为县侯。陆氏家居华亭谷，即今上海地区泖湖地方，为江东大族，陆逊素为“吴士之望”。孙权为笼络江东大族，重用陆逊。魏文帝黄初二年（二二一年）遣使者邢贞拜孙权为吴王，张昭为绥远将军，封由拳侯。吴大帝黄龙元年（二二九年）陆逊又以破蜀有功，加拜辅国将军，领荆州牧，晋封江陵侯。拜张昭为辅吴将军，改封娄侯。张昭死后，其少子张休袭爵位。明《昆山县志》载：县东北娄侯村有娄侯庙，即祀陆逊、张昭及张休。上海地区在汉末孙吴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下，或为俸邑，或为侯国，随着陆逊、张昭声望的提高，逐渐显露于世。其归属关系，则为吴郡十县中的娄、嘉兴、海盐三县辖境。

### 三、前京县故地考

上海地区经两晋历宋齐，郡县仍如旧制。至梁代曾析海盐县置前京、胥浦二县；寻以胥浦并入前京。上海地区的旧志多谓前京在华亭东八十里，按此当为今上海地区东部。根据前人考证，已经确知胥浦县即今金山县的胥浦乡，因昔人曾立祠浦上祀伍子胥，故称胥浦；并依所引古里名，如朱泾、坛步、平江等，得其现今地名互证，而确认其地。但前京究在何处，仍然不明。

所谓前京县志在今上海境内的依据，是出于前代图经，

如宋《秀州图经》等，后志不加考订而沿用之。据现今尚存有关上海地区最早的两部方志，宋绍熙《云间志》与元至元《嘉禾志》所载，华亭县的四至八到（四面八方的县界范围），皆为“东至海八十里”。宋元之际，华亭县与东海距离远近如此，则南朝梁陈时海岸当更在西，与华亭距离更近，足证“华



梁析前京、胥浦县境示意图

亭东八十里”之说，不足为据，否则前京县治将建在大海之中。另据近代学者的考证，四世纪前的海岸线，尚古冈身附近，顾祖禹《读史方輿纪要》载：“自常熟福山而下，有沙冈身二百八十余里”，中经太仓、嘉定、上海县境，直到金山漕泾一带，亦即旧志所说的：“濒海之地，冈埠相属，谓之冈身。所以限沧溟而全吴人也。”在此冈身以内狭窄的地区，实无析而为两县的客观条件。故疑前京在上海境内之说，可能出于讹传。

据《隋书·地理志》载，梁分吴郡置信义郡，领县六：海阳、前京、信义、海虞、兴国、南沙。治于南沙城。明《海盐图经》载：“前京，实海盐县之东北鄙也。”太清三年（五四九年）又析海盐东北境置胥浦县。《梁书·侯景传》说：简文帝天正中（五五一年）侯景自立为汉帝，“乃分吴郡海盐、胥浦二县为武原郡”。上述诸记载说明，前京与胥浦二县必为邻县，且均在海盐之东北境内，以是可以相析、相并，后并胥浦入前京。又据《陈书·高祖本纪》载：永定二年（五五八年）割吴郡盐官、海盐、前京三县置海宁郡，治盐官。则此三县也必然相邻，否则不能划入一郡。《隋书·地理志》说：“梁置信义郡，平陈废，并所领海阳、前京、信义、海虞、兴国，南沙入常熟。”此说有明显的错误。因为一则前京已于陈永定中划入海宁郡，隋初已非信义郡所有，因此无由并入常熟；再则前京与常熟相距甚远，难以越界遥领。明《海盐图经》就认为此说是“道里太纡矣！当以省入盐官为是。”因为当时已升钱塘郡为杭州，废海宁郡后，即以海盐、前京并入盐官县，归属杭州。这一废并亦说明，前京的地理位置，当与海盐、



盐官俱在近杭州湾的地方。而杭州湾外侧北岸之地，可以析而为县者，就今日观之，实难超过金山、平湖两县之境。故疑前京县故地或在平湖县境内。

据清《海盐县志》载，明代宣德四年（一四二九年）“以本县地广，请于朝，析其东北四乡之都里为平湖县”。又据《平湖县志》载：自海盐析入之四乡中有齐景乡，乡有故邑山，在县东南二十七里，高八十丈，周二十里，山下有故邑城址，为后汉顺帝时海盐县武原乡陷为当湖后，迁治之所。亦即《新唐书》所说的故县山。晋咸康中更移县治于马嗥城，故邑城遂废。《宋书》说，东晋末宋武帝刘裕因逐孙恩，曾重筑此城，其骁将虞丘进被创，也曾居此城养伤。所以至梁陈之际，故邑城尚保存完好。梁析海盐为前京，有可能即以此海盐故城设为前京县治。明《海盐图经》引宋《嘉禾志》云：“其地尚有前京旧城”。张国淦《右方志考》亦载：宋《秀州图经》古迹篇有前京城。可惜这两志都已久佚，无法进一步加以考证。但知宋《嘉禾志》修于南宋淳熙、嘉定之间，至此时仍能寻见前京旧城或其遗址，还可知其地为秀州之属，即在嘉兴、华亭、海盐、崇德四县境内，确有前京城古迹。从南宋至今，在此四县之地可疑为前京古城者，除故邑山旧城外，未闻尚有其他地方。

据明《海盐图经》引《括异志》云：“今故邑山居民掘地，多得古器物，盖县治旧此尔。”这是说海盐故治，有否可能兼及前京故城？故邑山其地为齐景乡，何来齐景之名？旧志说：相传齐景公欲观朝儻，遵海而南，尝游此。这未免过于牵强附会了。考史无齐景公来游吴越的记载，齐景公游处为